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七十一回 用奇謀官軍縱火 施奮勇賊將亡身

話說鄴天慶急急由西山奔回樵舍，已見岸上那二十四座營盤，被燒得火焰騰空，不可向邇，只得去尋找宸濠，以便逃遁。話分兩頭。且說徐鳴皋自二十五日間與宸濠水師略戰了一會，便自收兵。王元帥到了初更時分，又分別渡軍過湖，仍以徐鳴皋、卜大武、徐慶、包行恭、狄洪道等人督隊前往。到了三更以後，將近四更已到，對岸徐慶、包行恭二人即分兵一半，去燒岸上的賊寨。徐鳴皋、卜大武、狄洪道三人，仍督著水師快船由下游上駛。

再說伍定謀由西山燒糧之後，隨即駕舟潛渡上游，繞至方陣之後，卻好黎明，又值西北風大作，即將四十艘上裝魚油、束草，上加硫磺、焰硝的快船一字排開，引著火，一齊由方陣背後乘風而下，直撞入方陣之內。登時賊軍水寨方陣全行燒著，一霎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紅光照水，煙焰障天。宸濠的船只又被鐵鎖鎖住，不能拆開，無處逃避。宸濠正在著急，急望岸上的兵駕船來救。回頭一看，遙見岸上的營寨也是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，盡被燒著。宸濠欲逃上岸，卻又被水阻住，不能跳下。此時雷大春已由前隊斬斷一只小船，飛劃而來，高聲叫道：“兀歲勿驚，雷大春在此。兀歲速速下船上岸。”宸濠見雷大春來救，方纔心定，當即逃下小船。雷大春催督水手盡力飛劃。

走尚未遠，忽見下游迎面撞近一只船來，船頭上站著一人，手執大刀，大聲喊道：“逆賊休走，大將徐鳴皋在此！”宸濠一見，心膽俱裂，連忙躲進艙中。雷大春也喝道：“來將休得猖狂，看箭！”說著拈弓搭箭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徐鳴皋盔纓。本來這一箭系認定徐鳴皋咽喉而來，不意被風一吹，翻揚上去，卻好將盔纓射落。徐鳴皋這一吃驚。

恐怕他又有第二枝箭來，不敢疏忽，便去畝神防敵人再有箭射到。有這一息功夫，雷大春即將船舵一轉，那船便走開去，又值風大水急，直望下游溜去。

徐鳴皋正待追下，已是不及，只得望上溜竭力飛劃。再看時，見上游的方陣已燒得烈焰飛騰，不可向邇，那一片號哭之聲，震天動地。徐鳴皋心中一想：“賊寨水師業已燒完，我何必勢往上流？而且宸濠已往下潛逃走，他必然上岸躲，我何不也追上岸？”因即將船攏了岸，舍舟登陸，又去追尋宸濠，卻好遇見一枝梅由賊隊早寨後面殺到。徐鳴皋一見，大喊道：“慕容賢弟，可看見宸濠？”一枝梅聞有人叫他名字，再看看是徐鳴皋，因也答道：“大哥來得卻好，宸濠卻未瞧見，我們可會合一處，去殺他的大隊人馬罷。”徐鳴皋道：“徒殺眾軍，終無濟事，自古道‘擒賊必擒王’，只要將賊首擒住，就可解散了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與你尋找逆賊，這裏好在有李武等在此。”徐鳴皋道：“徐慶、包行恭也過來了，況且賊寨也燒著，賊軍已亂，放著他五六人在此，也夠抵敵的了。”說著便與一枝梅二人撇了長兵，拔出利刃，仍拿出飛檐走壁的武藝，直望下游一帶趕去。

順著岸尋了好一會，只是尋不著。卻好遇見周湘帆纔由水路趕到，率兵登岸。一枝梅一見，大喊道：“周賢弟，你來遲了。水陸二寨全破了。”周湘帆道：“非是小弟故來遲，適因風頭不順所致。既已水陸二寨俱破，逆賊曾捉住麼？”一枝梅道：“便是愚兄與徐大哥去追尋逆賊。”周湘帆道：“你二位曾見這賊往何處而去？”徐鳴皋便道：“愚兄見他乘著一只小船往下游去了。”周湘帆道：“小弟方纔來時，見有一只小船拽著風帆，快似箭發，走到夾湖口，已進了港門，不知可是宸濠的生船？”徐鳴皋道：“這船是何式樣？”周湘帆道：“是一只矮篷的飛劃。”徐鳴皋道：“一些不錯了。賢弟既見他進了港口，我們就向那裏尋去罷。”說著，即帶了周湘帆所部的兵卒，如旋風般直望夾湖一帶去尋。這且慢表。

再說伍定謀帶著四十艘火船，將賊寨水軍的方陣燒著，正在逢人便殺，忽見雷大春將宸濠救出水寨，即趕緊分撥王能、徐壽追趕下來，那知被煙焰迷住船路，已經追趕不著。只得將船攏岸，登岸去擒，卻撞著鄴天慶由西山聞警趕回。一見面，更不打話，徐壽、王能即與鄴天慶大殺起來。鄴天慶也是尋找宸濠心急，無心戀戰，且戰且走，徐壽、王能那裏肯舍，緊緊相追。

正殺之間，忽見一枝兵從對面殺到，軍中齊聲高叫：“莫要放走了逆賊呀！”徐壽、王能聽得清爽，知是自家兵馬，更加抖擻精神。原來是徐慶、包行恭二人，帶領所部人馬殺到。徐壽、王能一見，也即喊道：“徐大哥、包賢弟，我們便一塊兒殺呀！”一聲未畢，只見徐慶手一招，那所部的兵馬一齊圍裹上來，將鄴天慶困在中間，如鐵桶相似。

鄴天慶此時已把個“死”字放在度外，只是奮力廝殺，左冲右突。但見他一枝方天畫戟，猶如怒龍攪海一般，上下、前後、左右飛舞亂挑。徐慶、包行恭、王能也是奮勇相斗，不讓分毫，只殺得血濺半空，沙塵扑地。鄴天慶雖然勇猛，究竟寡不敵眾，漸漸的抵敵不住。只聽他一聲大喝，那畫戟一擺，即刻殺了一路血槽，把馬一夾，只望東南上落荒而走。徐慶等四人那裏肯舍，又復緊緊追來。鄴天慶在前，徐慶等四人在後。鄴天慶被趕得急迫，隨即拈弓搭箭，等徐慶等趕得切近，即認定徐慶，“噠”的一聲放了一箭。

徐慶等只顧貪著前去追趕，卻不提防他有箭射到，卻好肩窩上中了一箭；徐慶不敢追趕，只得停住了腳步。包行恭等三人見徐慶停步不發，知道是因中箭，大家也就停了腳步，讓鄴天慶敗逃而去。

那知鄴天慶在馬上直望東南逃去，去尋宸濠，正走之間，忽見斜刺裏飛出三四個人來，一隊步兵，攔住去路。鄴天慶一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徐鳴皋、一枝梅、周湘帆等三人，去尋宸濠不著，復趕回來，正遇鄴天慶。更不打話，各人掄起兵器便殺上來。鄴天慶此時已是殺得精疲力盡，又遇這三個生力軍，可是萬萬抵敵不住；又因懸住去路，不能前進，也只好勉力廝殺。三個步下，一個馬上；徐鳴皋等三人只顧躡上躡下，跳前跳後，團團的只望鄴天慶致命上亂砍亂刺；鄴天慶也就遮攔隔架，閃躲跳躍，顧前顧後，護人護馬，極盡所長。那裏曉得人雖勇猛，馬力不如，忽見那馬失了前蹄，跪了下去。

鄴天慶說聲：“不好！”也就望前一傾，算是從馬頭上翻了一個斤斗，栽倒在地。此時一枝梅、徐鳴皋、周湘帆三人那敢怠緩，立刻飛跳上前，舉起刀來一陣亂砍，鄴天慶早已動彈不得。徐鳴皋便即上前割了首級。大家說道：“這個匹夫，今日將他殺死，即使宸濠不及捉住，他也無所恃了！”大家大喜，也就帶了首級，回轉而去。

此時天已有已未午初的時分，日至樵舍，見水陸兩寨火已熄滅，但是一派灰塵並一陣陣的臭味，大家見著，也覺傷心慘目。即此一把火，將宸濠所有的兵將殺的殺、燒的燒，都已死亡殆盡，不過逃走了有二三兀小卒，各處分散而去。李自然亦死在火窟之中。

只有雷大春與宸濠，不知去向。

此時伍定謀已由湖內登岸，大家會合一處，卻是伍定謀、徐鳴皋、徐慶、一枝梅、羅季芳、狄洪道、周湘帆、包行恭、楊小舫、王能、李武、卜大武、徐壽共計十三位，只少了一個焦大鵬，一個伍天熊。焦大鵬現在沿途保駕；伍天熊未曾渡湖，在大營內與王元帥守營。這十三位聚在一起，大家說道：“雖只逃走宸濠、雷大春二人，有此大獲全勝，也不患宸濠再起勢了。”伍定謀道：“某料宸濠必逃走不遠，那幾位將軍願去分頭尋覓？”當下徐鳴皋、一枝梅、徐慶、周湘帆四人應聲道：“某等願往。”伍定謀道：“既是四位將軍願去，可即分頭各守要隘，明柵暗訪。我等先報與王元帥知道，請他放心。即請他仍駐扎南昌候駕，我等暫行屯兵于此，以為犄角之勢。或俟聖駕到後，或俟宸濠就擒；再行合兵一處。”說罷，徐鳴皋等四人也離了樵舍，往各處分尋宸濠、雷大春去了。畢竟宸濠何日就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